

徐观潮
著



TONGGEN
XIONGDI

李建军+张柠+赖大仁+师力斌

联袂推荐

一幅展现鄱湖生活五彩缤纷的风俗画卷，一部描摹乡土社会人生百态的人间喜剧，一面烛照世道人心美丑善恶的灵魂之镜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徐观潮 著



TONGGEN
XIONGDI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同根兄弟 / 徐观潮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5205-0777-6

I. ①同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7695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.25 字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· 阅世卷 ·

别说我是你师傅 / 3

民间流传（三题） / 25

算 计 / 34

快乐的疯人院 / 54

· 乡土卷 ·

与民同乐 / 83

衣锦还乡过个年 / 92

同根兄弟 / 99

祖宗莫怪 / 108

· 怀旧卷 ·

掉牙老虎 / 117

尊 严 / 127

小小说（三题） / 135

老朋友 / 148

· 灵异卷 ·

双龙村纪事 / 175

鼠 戏 / 209

为了活着 / 214

· 阅世卷 ·

老猴一生阴差阳错，一事无成，虽擅长写文章，却大都是为别人作嫁衣，自己没留下任何有用的文字。就是大学文凭也是他爹鸡毛换灯草换来的。老猴子女资质平庸，孝顺有余，胆气不足，看不出任何发展后劲。

别说我是你师傅

一

老猴是我进机关以后认的第一个师傅。

老猴见面的第一句话问，找谁？

我说，不找谁？

老猴说，不找谁就出去，这是机关。

我说，不是机关我还不来！

老猴说，机关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。

我说，我就是想来就来了。

老猴毕竟是老机关，把话掂量一下就知道深浅，小心地问，你是谁呀？

我笑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却知道你是谁！

老猴更加小心，我是谁？

我说，你叫侯徽西，机关的老布衣。

老猴也笑，我叫侯徽西？好陌生的名字。还是叫老猴吧。

在机关里混，一般来说，职位从无到有，名字从有到无，唯独老猴是个特例，职位没捞着，名字却丢了。

我想，也对。跟他这般年纪都称职务，哪怕他曾经有一个职务，也受用终生。如今他是布衣，不好直呼其名，称他为老是一个不错的归宿。

这时我还没想到要认老猴当师傅。

人与人相处讲究缘分，我与老猴就很有缘分。有缘分不是说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，而是能交心。论关系，我们只能算一般，有时还是若即若离，但我们彼此又都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说出来也不是为了获取对方认同或者支持，说出来就是为了不憋着。在机关里，那种对面不相逢的感觉能把人憋死。

一天，我与老猴聊着聊着，老猴就感慨，日子过得真快。

我说，我咋觉得日子过得慢？

老猴说，咋慢？我进机关仿佛是昨天的事。

我说，咋不慢？啥时候我才能前呼后拥。

我想的是进机关的目标，老猴想的是人生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老猴情绪突然低落下来，叹气，我这辈子什么都好写，就是碑文难写。

我说，活得好好的，写什么碑文！

老猴半天不作声，显然是对我无语。

我知道老猴在想什么，老猴这辈子在寻常人眼里就是个一般干部，既无看得见的功可歌，也无摸得着的德可颂，碑文的确不好写。我心有不忍，便安慰他，不就是碑文吗？你百年之后我替你写！

老猴抓住我的手说，你真替我写？

我吃了一惊，才知道这话说快了。这事可不能口无遮拦，对活着的人可以不负责任，对死去的人还真不能信口开河。我哭笑不得，说话说得好好的，咋扯到写碑文上来了？这事关键还不是写碑文，而是老猴把玩笑话当真了。

我只有耍赖，开句玩笑，你别当真。

老猴的眼神霎时黯然下去了。

老猴是一个贬称。如果老猴有个一官半职，谁敢这样称呼他？问题还不是贬称，关键是老猴也认了。

说到老猴的真实姓名，又是一个笑话。

老猴老家是安徽。爹逃难来到江西，在江西招亲，做了上门女婿。做满月那天，老猴爹怕老猴忘了自己的出身来历，取名叫安徽。

老猴娘说，给你吃，供你穿，到头来还是个白眼狼。要叫也应该叫西徽，西是江西，徽是安徽。

老猴爹赌气说，儿子都跟你姓侯了，还要怎样？叫徽西，不能再改。

老猴娘甜蜜地笑，不改就不改，便宜你了！

老猴爹这才知道上了当，可是说男人说出去的话又不好更改。老猴爹是个老实人，不自觉就掉进了老猴娘的坑里，白白让老猴娘捡了便宜，姓丢了，名字也只捞回了半个，即便是排在前面，也弄得不伦不类。老猴爹老实，却长着一副恶相，眉毛浓得可以杀人。老猴的长相基本上像娘，唯独眉毛像爹。

老猴娘狠狠亲了老猴一口，又笑，你还别觉得委屈，不是看在这眉毛的份上，一个字都不给你。

老猴爹不甘心地说，再生了就跟我姓。

老猴娘在逗儿子，随口说，到时候再说。

老猴爹的委屈还不仅仅是取名字。老猴稍大一些也跟他添堵。老猴爹教老猴说安徽话，老猴总是学不会。老猴爹气得把巴掌举得高高的，就是不忍心落下来，巴掌在空中颤抖。

老猴仰着笑脸说，怎么不打呀？娘说了，要打也只能她打。

老猴气不过，巴掌又落下来了一点。

老猴又说，我们这就你一个安徽人，说安徽话谁听呀！

老猴爹这回彻底放弃了。不但放弃了教老猴说安徽话，自己也改学了江西话。

安徽人天生就有生意头脑，即使像老猴爹这样的老实人也不例外。老猴爹来到江西，那时江西人都进了大集体，干农活是大帮小伙，很少有人单干。江西人的理念，单干要割尾巴。老猴爹没有江西人的理念，来了不久便做起了鸡毛换灯草的生意。尽管老猴爹没这理念，鸡毛换灯草也没敢那么张扬，出门不走大路走小路，不走集镇走村庄。鸡毛换灯草男人不屑一顾，女人看到了却是喜上眉梢。老猴爹到哪都被一群大姑娘小媳妇围着。鸡毛换灯草不是真的换灯草，而是沿袭了以前的叫法，现在的人早不点灯草，而是点煤油。煤油是计划物资，老猴爹没那能耐搞到。他也就是买些女人用的针线、火柴、橡皮筋、纽扣、红头绳、蛤蜊油、生发油去换她们手里不值钱的鸡毛。换鸡毛也不完全是换鸡毛，还换女人的头发、破铜烂铁、乌龟壳，等等。老猴爹将这些换来的物什卖到废品收购站，再买女人喜欢的小百货，如此反复，钱就来了。

老猴爹每到一处村庄，只要把拨浪鼓一摇，喊一嗓子，鸡毛换灯草啰，女人便像蝴蝶一样飞过来。临走了，女人还不忘补一句话，再来！

老猴娘除了在子女的问题上不依他，啥都依他。老猴爹挑着货郎担回到家里，那也像是掉进了温柔乡。货郎担刚放下，一杯茶便端到他手里。饿了吧？吃饭，转眼饭到了手里。累了一天，早点睡，洗脚水又摆放在脚下。在床上，老猴爹想到再生了孩子可能跟自己姓，每次都很努力。老猴娘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，还是甜蜜地笑，这么上心干啥？还不知道跟谁姓！老猴爹上气不接下气，气却是真气，你说话不算数？老猴娘笑，我说啥话了？老猴爹说，再生跟我姓。老猴娘说，那也得生了再说呀。老猴娘二胎生了一个女儿。老猴娘问，女儿你要吗？老猴爹说，再等等。再等还是女儿。眼看没指望，老猴爹唉声叹气，这是天意！老猴娘笑，姓侯就不是你儿子了？老猴爹赶忙说，是，当然是。

从此，老猴爹把心思放在老猴身上。

老猴身上拥有安徽人和江西人身上的基因，再加上老猴爹赚的钱，不出息都不行。老猴会读书，高中毕业那年，老猴爹在外面吹牛，我儿子考大学如探囊取物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刚好碰到老猴从学校回来。老猴满脸怒火，死安徽佬，探囊取物那也得口袋里有物呀！

老猴爹笑，口袋里咋没物呢？

老猴吼起来，我说没物就是没物。

老猴爹这才发现儿子脸上不光有怒火，还有眼泪，顿时有些惊慌，谁惹我儿子了？

老猴哭着喊，谁都惹我了。

老猴爹知道这是气话，把儿子哄回家细问才知道，高考取消了，上大学得推荐。

老猴爹有气归有气，却不敢赌气，愣了会儿神，笑了，推荐就推荐，推荐就不上大学了？

老猴哼了一声，你以为是鸡毛换灯草？

老猴爹又笑，还得鸡毛换灯草。

老猴一个暑假没理爹，跟着娘到田畈地干活，把自己往死里晒，那个黑就像一段会走路的木炭，那个瘦就像一根剥了皮的黄荆条。等到爹拿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，老猴就像刚从窑洞里钻出来的人一样，让人心疼。

老猴问，咋来的？

老猴爹笑，你不说鸡毛换灯草吗？就算是吧。

老猴心里不齿，却也舍不得这机会。最后把气撒到鸡毛换灯草上，临别时没头没脑说了一句，爹，别鸡毛换灯草了。

老猴娘说，说啥鸡毛换灯草，就没别的？

老猴爹拉了拉她的衣袖说，这是儿子心疼爹呢！

老猴娘瞪老猴爹，拉啥，心疼爹咋不心疼娘呢？

老猴爹说，咋不心疼娘？

老猴娘说，咋不让娘别养猪呢？

老猴爹说，儿子不是没来得及说吗！

四

在机关，老的他叫他老猴，小的也叫他老猴，唯独没有叫他侯徽西或者徽西。他爹当初为了徽西还是西徽，与他娘争得面红耳赤，谁知道是这样一种结果。

我与老猴在一起还有一种感觉便是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说话都喜欢一针见血，相见恨晚是因为话都能往心里说。如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，他的大学又是怎么来的，我笑他当初爹娘就不该给他取名字，更不该为取名字争吵，现在他的名字根本就用不上。老猴让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生意叫鸡毛换灯草，也让我知道鸡毛换灯草不仅仅是生意，还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。我也进一步明白我与老猴无话不谈不是一见如故，也不是相见恨晚，而是鸡毛换灯草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有意疏远他。后来又想，尽管是鸡毛换灯草，也没坏心眼。有些不能乱说的话，找他鸡毛换灯草，比一般人更安全，虽无益，却无害。最终我们还是成了忘年交。

老猴之所以成了老布衣，有一个毛病就是嘴臭。老猴尖嘴巴，薄嘴唇，这些天赋都来自他娘。老猴是老三届，肚子里有真才实学，这是后天的。这两样结合起来就不得了，老猴那张嘴不仅出口成章，还出口成趣，说话如行云流水。老猴那口才要是做个大学教授，绝不亚于他爹喊鸡毛换灯草，得倾倒多少女学生。可惜老猴便赶上“社来社去”，到机关

当了名干部。同样一张嘴，当干部，风险就大多了。老猴便是稍有不慎，成了臭嘴。我刚来时听说老猴嘴臭，以为是他喜欢吃大蒜、抽烟的缘故，所以说话尽量远离他那张嘴，可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老猴呼出来的蒜臭、烟臭最多是让人不喜欢，对有同样嗜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的。再说，说话时不靠得太近，或者是用手挡住嘴巴，让呼出来的气流在鼻子前面改变一下方向，也是可以避免的。老猴经常忘记刷牙，嘴巴里的残留物在唾液的作用下直接消化变成大粪，呼出大粪的味道，也不足以影响他的前途。他有时也说，有些领导嘴巴里的味道比我还浓！这句话有很高的可信度，只有味道更浓才能让他闻得到。

时间久了，我便知道老猴不是嘴臭，而是话臭。话臭不是老猴不会说话，而是太会说话，像鄱阳湖滩上跑汽车不着道，或者跑到哪哪就是道。老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也是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。那时县革委会主任姓赵，没读什么书，原是一个公社干部，和老猴是同乡，靠造反上来的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怪，读书人嫌弃读书人，没读书的人反倒喜欢读书人。老赵喜欢老猴，不是因为老猴是同乡，而是因为老猴是读书人，这一点老猴曾经验证过。有一次，老赵把老猴叫到办公室交代工作。老猴问老赵，听说你是四方舍的？我是秀才湾，就隔一座山。

老赵不冷不热说了一句，我跟安徽也只隔一条江。

老猴说，那不一样。隔一条江隔着一个省，隔一座山还是同乡。

老赵说，我看就一样。

老猴知道老赵不想认老乡，情绪低落地说，一样就一样。

老赵看出了老猴的情绪，又说，秀才湾自古出秀才，秀才好！

老赵不认同乡却丝毫不影响他喜欢老猴。老猴会写材料，老赵的汇报、讲话、心得体会甚至家里老人去世的祭文都点名要老猴写，老猴熬灯守夜也从没误过事。常言说，恃宠而骄。日子长了，老猴便有些得意忘形。也该老猴要出事，那年上面突然发邪，多年不高考又高考了。问题还不是高考，而是高考出了个交白卷的张铁生。其实张铁生也不是交

了白卷，而是在考卷上写了一封信，说的是不该一考定终身。

老猴看到报道，想起当年自己想考没机会，现在有机会却交白卷，在机关里大发议论，不写信别人还不知道你交白卷。交白卷谁不会？

人说，他敢亮短揭丑。

老猴说，世上最无耻的是做了无耻之事却不以为耻。

人说，问题是他成了英雄。

老猴说，是英雄也是无耻的英雄。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考满分。

人说，他交白卷上了大学，你考满分别人还不敢要。

老猴说，这不是我的悲哀，是别人的悲哀。

如果仅仅是说张铁生也没事，谁也不认识张铁生，就是骂两句也没啥。问题在老猴越说越激动，说着说着就回到了现实，一个人不读书就不是人，一个民族不读书就不是民族。

人说，那是啥？

老猴说，是猪，一窝的猪。俗话说，养子不教如养猪。

又说，如果老赵当年好好读书，何至于要我这个拐棍。一个健康的体格为什么要拄拐棍！

说到这，老猴突然发现身边空无一人，这才打住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不久老赵就找到他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拐棍？又用巴掌拍打胸脯，我的体格不健康吗？老猴第一次觉得无助，也无语，肚子里有那么多理直气壮的话就是说不出来。他还想说明自己本意是骂张铁生，不是说老赵，可是发现此时再多的话都是多余的。别看老赵做报告要稿子，骂人骂两小时都不用打腹稿。老赵骂了两个小时，老猴屁都不敢放一个。

老赵最后骂了一句，你也不过是一头有文化的猪，滚！

之后，上面露出口风，以他攻击白卷英雄张铁生为由，让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事传到老猴爹那，把他吓得魂都不在身上，透夜步行到县城，找老赵“鸡毛换灯草”。要说老猴爹的口才比老猴不只差十万八千里，但老猴爹确实把这事给办成了。老猴爹这次什么都没带，就

带了一小袋干粮在路上吃。老猴爹不仅什么没带，还穿了一身平常干粗活穿的破衣裳。

老猴爹坐在老赵办公室眼泪汪汪说了一句话，我是侯徽西的爹。

老赵问，侯徽西是谁？

老猴爹没吭声。

老赵想想说，是小侯吧？

老猴爹仍没吭声。

老赵又说，我好像认识你。

老猴爹有些茫然。

老赵说，你到四方舍鸡毛换过灯草？

老猴爹说，那是资本主义尾巴，我是贫下中农，早不换了。

老赵笑了，换也没啥，我娘还经常念叨你。你觉悟比小侯高嘛，这次就算了。

老猴爹两眼泪汪汪，要的就是这结果。

五

在这之后，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，老猴因为在领导心里有拐杖的阴影，都不敢叫他写材料。老猴成了一个闲人，每天的工作除了搞办公室的卫生，到食堂打开水，再给自己泡杯茶，剩余的时间就是看报纸。开始老猴觉得挺好，不用熬夜，不用绞尽脑汁，更不用在领导身边小心翼翼。老猴看报纸看累了，便在办公室走几十圈。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，几十圈也就半里地。老猴心情好时还做一套广播体操，做完了又接着看报纸。可是日子久了，才知道这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人不怕受累，累了睡一觉就不累了，也不怕受气，气了到没人的地方大骂一通，便想开了。人就怕憋，把人憋着没完没了，半死不活，想疯都疯不了，那才是精神上的折磨。老猴想过很多办法摆脱这种憋闷。他练过钢笔字，后来

又练毛笔字，练了一阵之后，发现这种憋闷从心里走到笔端便再也走不下去了，最后仍回到了心里。他气得把毛笔折断了，把墨汁去养了窗台上那盆君子兰。既然憋闷走不出去，那就想办法让它走出去。他又开始写文章，文章都是围绕地方发展出谋献策的大文章，花的心思远比当初给老赵写讲话要多得多。当初给老赵写讲话一般都要得急，想用心也没那时间，再加上老猴骨子里看不起老赵，写深了怕他看不懂，往往是应付的时候多。现在环境变了，老赵被打回了原形，仍回去当了普通干部，没人找他写材料。新上来的领导又都是读书人，眼光高。老猴写完一篇文章，自己花钱到打字社去打印，又厚着脸皮逐一送到领导的办公室，嘴里还要说，请领导批评指正。领导对老猴是又倒茶，又递烟，接文章时还勉励几句，但事后都石沉大海。

老猴这种消解憋闷的方式注定是失败。就在老猴要彻底放弃的时候，我来了。

我与老猴聊到这个问题时，忍不住骂他，你始终没搞懂一个问题，读书人不喜欢读书人。

老猴问，那喜欢啥？

我说，喜欢奴才。

又说，如果当初你有这一半心思对老赵，何至于热脸去贴冷屁股。

老猴的话戛然而止，我们再也无法继续。

我虽然也是读书人，却不善于写机关的八股文，免不了时常请教老猴。这时我还没叫过他师傅。其实在机关私下里认师傅已经相当盛行，有点以前恩师、门生的味道，但又远不如以前严肃，大都是借此认亲或者认交情，有师徒之情，无师徒之实。老猴写文章行，教人写文章却不行，有时气得难受便说，读书读成你这样，说你什么好呢？

我笑，说什么好？

老猴骂，教而不会如教狗。

我也骂，你不但嘴臭，还毒。